

20世纪初,因朝鲜半岛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大批韩国志士流亡海外。1919年4月11日,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了临时议政院会议,标志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诞生,霞飞路321号为其办公地。1926年7月,临时政府办公地迁至普庆里4号(现马当路306弄4号),之后在此处策划了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事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后,同盟会元老褚辅成,曾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在上海组织抗日后援会,竭力营救韩国志士。1932年,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在褚辅成等人鼎力帮助下,离开上海到嘉兴避难。可是,日本侦探闻讯在沪杭线沿途搜查。

金九在《白凡逸志》叙述他

从嘉兴去海盐避过程:

派人到嘉兴车站去打听,果然有日本便衣警察曾来此地巡视的消息,因此决定到褚凤章(褚辅成之子)夫人的娘家暂避。他夫人的娘家在海盐县城。褚先生只请他太太一人陪我,乘了一整天轮船送我到海盐县城朱家。朱家是城内首富,住宅非常宽敞。我住宿的洋房在后院。而大门外是石子铺成的路,路外是船舶往来的湖。

海盐县城武原镇位于钱塘江畔,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镇。当年海盐首富朱丙寿,从潮州知府任上告老还乡,回归海盐故里,建造了朱宅与后花园。陪伴金九从嘉兴到南北湖避难的褚夫人,即为朱丙寿长

给金九带路的人

孙女朱佳蕊,也是嘉兴名人褚辅成的儿媳妇。可惜,整个朱宅与后花园在1938年被日本侵略军纵火焚毁。遗址现为海盐宾馆,园内仅剩一株罗汉松。

海盐县城也不安全,金九继续转移。金九自传《白凡逸志》回忆说:“在海盐朱宅过了一夜,第二天再和褚夫人一同乘车到卢里堰。”可是,中国地图上没有“卢里堰”地名。卢里堰很可能就是用里堰(现属海盐澉浦镇)译音变异。

一座不知名的山岭,通往南北湖,让金九感慨万千:

褚夫人当时刚生第一个婴儿才五六个月,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爬山过岭,频频用手帕拭着汗。褚夫人娘家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与中国朋友在嘉兴,后排右三为金九,前排右一为朱佳蕊

的女婢带着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我看到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但这又怎能办得到呢!……若国家独立的话,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

金九在南北湖载青别墅避难大半年光景,喘息生存,保留了韩国独立运动的火种。

1935年10月,大韩民国临

时政府成员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特别会议,确立了金九在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从此,韩国独立运动有了掌舵人。

2015年,我经过多方寻找,在上海苏州河畔找到了83岁老人褚政元,他就是1932年那个婴儿,母亲就是朱佳蕊。他说:

我出生在1932年2月,金九避难嘉兴海盐时,我刚出生几个月,我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抗战后期,祖父褚辅成和我们生活在昆明。有一次,韩国临时政府几位官员来看祖父,祖父还站在楼梯边去迎接他们,我特意问了母亲,才知道祖父和金九的交情。但母亲并没有告诉我,是她带金九去她娘家避难这件事。直到1991年,我看了《白凡逸志》才得知这个事,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摘自《世纪》2025年第2期 冯乔文)

温佩筠编译《零露集》



1933年温佩筠夫妇在哈尔滨

温佩筠(1902-1967),又名温之新,是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爱国翻译家。193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系,回到哈尔滨后在东省特别区(民国时期介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之间管理中东铁路沿线地带的特别行政区域)地方法院任俄文翻译,业余从事苏俄文学翻译。1932年初,日本军队侵占哈尔滨。在民族危亡的激愤中,他翻译了多篇具有爱国情愫的俄文诗作在报刊发表。1933年初,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编译的中、俄文对照版诗文集《零露集》,内收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18人的作品34篇。

在温佩筠出版《零露集》当年的一个寒冷的日子,萧军和萧红来到他家做客。一路上两人身着薄衣,饿着肚子,冷得瑟瑟发抖。温佩筠夫妇见状立刻请他们坐下,拿出衣服给他们披在身上,并煮了一锅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让他俩先多喝些饺子汤暖暖身子。那天,温佩筠送给了萧军和萧红一人一本《零露集》。

1933年10月,萧军和萧红自费出版了两人首部合作的小说、散文集《跋涉》,立即送给温佩筠留存。不幸的是,《跋涉》刚面世不久,特务机关对萧军和萧红进行了秘密监视,并最终将书查封、焚毁,萧军也因此上了日伪的“黑名单”。1934年6月,他俩为躲避日伪通缉逃离哈尔滨到青岛,一路上都带着《零露集》。

1934年11月2日,萧军和萧红从青岛坐船到了上海,专程投奔鲁迅先生。为了让鲁迅了解东北文艺界的情况,萧军在信中提出请鲁迅看看《零露集》。鲁迅在回信中说:“您们所要的书,我都没有。《零露集》如果可以寄来,我是想看一看的。”后来出版的《鲁迅书简》在注释中对《零

露集》作了简要说明,此诗文集也随之更广泛地传开。

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后,温佩筠在哈尔滨仍不断翻译俄国革命诗文集并在报刊上发表。

1934年,哈尔滨发生了“四月事件”,导致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哈尔滨东、西两区委和双城、珠河等地及呼海铁路的共产党、共青团、工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干部40余人被捕。日伪统治者将捕获的中共地下党员、救国会会员和爱国人士押解到太平桥极乐寺处决。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温佩筠自费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阿霞》。他选译这部中篇小说,深层的含义就是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停留在空谈上,要采取实际行动,这样才能实现心中的愿望。

温佩筠在1934年还翻译了莱蒙托夫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1935年又翻译了抗议专制主义的长诗《恶魔》。1936年,他翻译了长诗《伊兹麦尔·拜》,这首长诗是根据高加索人民反抗俄国殖民统治的战争史实而作,全诗歌颂了高加索人民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以及为了自由与外来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精神和勇气。这在日伪残酷统治下读者的心里,必然会激起民族反抗的怒火。

温佩筠翻译的文学作品,充满反满抗日的爱国激情,他在实际行动上也力所能及地做革命工作。他利用在法院工作的条件,多次掩护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邹大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和地下交通员宋思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革命活动,还曾冒着可能连累家人的危险,帮助宋思纯联系并营救狱中难友。此外,他还按照地下党吉林特支书记李维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鞍山市市长、公安局局长)的指示,在伪警察中做过策反工作。

1950年,经李维民介绍,温佩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持翻译工作。不幸的是,温佩筠在1967年春因病离世。(摘自《文史精华》2025年第5期 方未艾口述 方翔整理)

1962年,文学家、历史学家邓拓在《由张飞的书画谈起》一文里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也不少,如岳飞、张飞等。”邓拓援引了几本古书中关于张飞书法的记载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是南北朝时期梁人陶宏景的《古今刀剑录》。他写道:“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强杀,将此刀入于吴。”这个“刀铭”便是张飞的书法作品。

二是元代画家吴镇《张翼德祠》诗云:“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意思是张飞很有书法造诣,连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魏国的钟繇、吴国的皇象,都比不上他。

张飞是书画家吗

三是明朝杨慎的《丹铅总录》记载:“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四是明朝时,在四川流江县发现了一个摩崖石刻即《张飞立马铭》,又叫作《八濠摩崖》,相传为张飞所书。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三年(218)秋,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命张郃领兵三万进犯巴州。刘备令张飞率卒万人迎击于濠头(即八濠山)。张飞以少胜多,把名将张郃打得大败而逃。据说当时张飞非常高兴,便乘着酒兴,用丈八蛇矛在崖壁上以石代纸刺凿下“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濠,立马勒铭”22个大字,以示纪功勉士兼羞曹军。其字为隶书,笔画丰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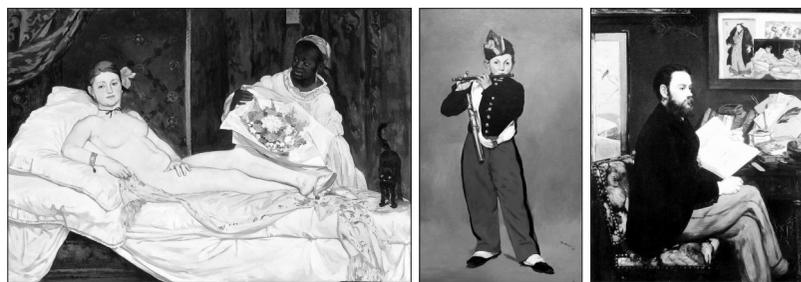
道劲。四川阆中锦屏山碑林中就保存有《张飞立马铭》拓本。

关于张飞的画,据明朝卓尔昌的《画髓元论》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清朝《历代画征录》记载:“张飞,涿州人,喜画美人。”河北涿州鼓楼北墙上的《女娲补天图》,据当地人称,便是张飞所画,张飞故里附近房树村万佛阁的壁画,相传也出自他笔下。

据说张飞还会写诗作赋。在打败张郃后,他率部巡游真多山,写下了《真多山游记》:“王方平采药此山,重子歌玉庐山涧。雪,住宿方行。”这19字的游记,情景交融,言简意深,体现了张飞的文学修养。

(摘自《文史博览》2025年5月上 李兴濂文)

马奈为何致敬左拉



在爱德华·马奈的作品《奥林匹亚》(见左图,画中的裸体女人是一名风尘女子)引发的哗然之后,沙龙评委团决定拒绝马奈参加1866年的画展。

画家提交的作品中包括以委拉斯开兹和戈雅为模板,作于自西班牙旅游回国后的杰作《吹短笛的男孩》(见中图)。画家的朋友和仰慕者雷佑斯奈元帅推荐了皇家警卫队中的一名青年作为这幅非凡作品

的模特。马奈选择了巨大的画布,以对待一幅正式画作的态度描绘主题。

作家埃米尔·左拉数次公开维护马奈的作品,对他当时饱受评论界批评的作品,比如《奥林匹亚》和《吹短笛的男孩》赞以溢美之词。马奈创作了《埃米尔·左拉像》(见右图),是为了彰显他们的友谊和艺术上的共识,是对文化友谊的敬意。左拉周围的物品展现了作家的个性。画

中显眼处,随意放置在其他书本中的是左拉为画家辩护的文章,旁边墙上还挂有一幅《奥林匹亚》的仿品。边上还有一幅日本版画和一幅委拉斯开兹画作的复制品。放置这三幅作品,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左拉在自己文章中提出的对于马奈技法与风格的见解。(摘自[意]西蒙娜·巴尔多蕾娜著 项好译《巴黎奥赛美术馆》,安徽美术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